

第十三卷

唐玄宗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為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為志。」父奇之，名曰彩。開元中，高力士使閩越，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杯》、《剪刀》、《絢窗》八（七）賦。

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趨，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曳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鬥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鬥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任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

會太真楊氏人侍，寵愛日奪，上無疏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為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悲不自勝。既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幕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歡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群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曳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還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為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舄並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者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為《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鑾塵生，鳳奩香珍。懶蟬鬢之巧梳，閒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風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游；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宴，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疏鐘。空長歎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詠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

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荔）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為我進御前也。」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

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寞。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是此始。後祿山犯閉，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二秩，錢百萬。」訪搜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甚似，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

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彷彿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蒙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旁。」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無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現。才數株，得屍，裹以錦，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制文誄之，以妃札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為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聘犬馬，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閭萬方美色眾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為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毫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髮不差，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東舞女

寶歷二年，東貢舞女二人，一日「飛燕」，二曰「輕鳳」。修眉伏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無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戴輕金雅冠，羅衣，無縫而成，其文纖巧，人未之識。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鳳之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稱之為三二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台。每夜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於庭際，舞態豔逸，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文宗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以為樂。往往謠言曰：「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

問。因題曰：

替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

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偶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興詞，不覺歎息。良久，位下沾臆。

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卒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伎女。濟敗，因以聲得為宮人。」俄又進白玉方響，云：「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言犀，捶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而文采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淒然，咸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翹為弟子焉。

武宗賢妃王氏傳

王氏，邯鄲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宮中。穆宗以賜穎王。性機悟。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遂有寵。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容服光寵，略同至尊，相與馳出入，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元子，且家不素顯，恐貽天下議。」乃止。

帝稍惑方士說，欲餌藥長年，後浸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燎丹，意取不死。虜澤稍槁，吾心憂之。」俄而疾侵。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顧與汝辭。」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語不祥？」帝曰：「脫如我言，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當時嬪媛，雖常妒才人專上者，返皆義才人，為之感慟。宣宗即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

南唐後主昭惠後周氏

後主昭惠後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於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即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箴材而斷之，或謂因 而存之。

元宗南幸豫章，詔旨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即位，冊為國后。后雖在妙齡，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罹亂，瞽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淫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後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於時。中書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實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後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蟬緩嚙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

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標字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遭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托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為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自內含玉，殯於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二月甲戌也，享年二十有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於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立而後起。（譏之也。何譏爾？以太后在故也。）

自為誄曰：

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慾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貲盈世逸，樂鮮愁殷。沉烏逞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謠洛浦。曲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雙纖。鮮 挺秀，婉孌開揚。豔不至冶，慧或亡傷。盤道奚誠，慎肅惟常。佩環愛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勝芳。鬢雲留鑒，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瑰姿稟異，金冶昭樣。婉容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舍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好。媒亡勞辭，篋亡違報。歸妹邀終，咸交協兆。俯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慇懃柔握，力危言。遺情盼盼，哀淚漣漣。何為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調，連城易脆。實日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尚。彩戲傳能，弈棋逞妙。媚動澄眸，歌縈柔調，小蟲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暇。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製革常調，法移往度。剪遏繁態，藹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重新雅制。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房風。事傳遐祀，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日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輿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調晚籜，蓮舞疏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范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革此秋晏。我心亡憂，物莫能亂。弦爾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帷，雪舞蘭堂。珠籠暮卷，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帳快。如何倏然，已為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荏苒彌疏。我思妹於，永念猶切。愛而不見，我心毀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同煙若故。惟日惟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怛，恍越乎惟悴，嗚呼哀哉！歲暮暮兮，無相見期。情瞀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為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噎，空暖暖兮愁煙起。蛾眉寂寞兮閒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蓍既許，蕭前淒咽兮旗常是舉。龍一駕兮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衰，窮求弗獲兮此心墮摧。號亡聲兮何續，神求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血撫襯，邀子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

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



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煙雨暮淒淒。

憑欄惆悵人誰會，不覺然淚眼低。

層城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

空有當年舊煙月，芙蓉池上哭蛾眉。

皆因後作。

又嘗與后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

慙慙移植地，曲檻小欄邊。

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

阻風開步障，乘月溉寒泉。

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

此不特敘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

又云：

失卻煙花主，東君不自知。

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

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

至於書靈箋手巾云：

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嫖娼。

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煙。

書琵琶背云：

自肩如削，難勝數縷。

天香留鳳尾，餘暖在檀槽。

觸物寓意類如此。

初，烈祖為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為親信。元宗以宗為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為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諡「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群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周后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靜。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

明年，鍾太后殂，後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於藩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矣。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因此以為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游希旨奏佑為是。既而，游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有崇乎？」將納彩，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御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祖，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衩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宴群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

歸於京師，去號位，從夫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隴西公薨，周氏亦薨。

後主保儀黃氏

後主保儀黃氏，世為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為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即位，選為保儀。容態幸鹿，冠絕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技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呂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也。

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鐘、王墨跡，皆係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保，惜哉！城若不守，即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皆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卒。

女冠耿先生

耿先生，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為詩句，往往有嘉者。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異常之事，召之人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彼，見上精采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為詩句題於牆壁，自稱「比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遇事則應昭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

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為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試為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紙重復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常不信下妾之術，今日而觀，可復不信耶？」將以呈上。上過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大雪，上戲謂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削之為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堂起，徐以炭屑覆之。迨晨曉，召「可矣」乃

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為銀錠，而刀跡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為火之所融釋也。於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為壽。

又多巧思，所作必過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香郁烈；龍腦漿，補男子。上實寶之。每以龍腦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為之？」曰：「試為，應亦可。」乃取龍腦，以細絹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

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為設之，復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雷，人皆悸怖。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持去，不可得矣。」

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欲，亦復同於常。後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餘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與徐率更游，即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之，備為餘言。

後主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伎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並坐之，遂被禍。龍衰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位，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

又，李煜在國徵行娼家，遇一僧張席、惺遂為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蘊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

久之，僧擁妓之屏帷。惺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因言於所親焉。

大體雙

劉昏縱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豐鵠而慧豔，善淫，曲盡其妙。嬖之，賜號「媚豬」。延方士求健陽法，久乃得，多多益辦。好觀人交，選惡少年配以雛宮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後園褫衣，使露而偶。扶媚豬巡行覽玩，號曰：「大體雙」，又擇新彩異與媚豬對。鳥獸見之，孰亦作合。

蜀徐太后太妃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日子虛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一國兩卿矣，可開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此春秋為深誠矣。

前蜀，徐公有女焉。徐寫其二女真以感太祖，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桃。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教令，淫錄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札聖境為名，恣風月煙花之勝。惟駕輜於綠野，擁金翠於青山。倍役生靈，頗銷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皆有篇章刊於玉石，自秦漢以來，后妃省方，未有富貴如斯之盛也。

順聖太后題青城面山丈人觀詩曰：

早與元妃慕至元，同躋靈岳訪真仙。

當時信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裡天。

儀仗影交寥廓外，金絲聲揭翠微巔。

惟慚未至華胥理，徒卜昇平萬萬年。

翊聖太妃繼曰：

獲陪翠輦喜殊常，同陟仙壇豈厭長

不羨乘鸞入煙霧，此中便是五雲鄉

順聖太后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

聖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

旋登三徑路，似涉九疑山。

日照惟嵐迫，雲橫積翠間。

斯修封禪禮，方俟再躋攀。

翊聖太妃繼曰：

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

笙歌喧玉殿，彩仗耀金徽。

清淚沾羅袂，紅霞拂繡衣。

九疑山水遠，無路繼湘妃。

順聖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像云：

千尋綠嶂夾流溪，登眺因知海岳低。

瀑布迸春石碎，輪 橫剪翠峰齊。

步黏苔薛龍橋滑，目閃煙蘿鳥徑迷。

莫道穹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

翊聖太妃繼曰：

登尋丹壑到玄都，接日紅霞照座隅。

即問周回岩上看，似看魯進畫圖無。

順聖又題金華宮曰：

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回。

雲披分景象，黛鎖顯樓台。

雨滌前山淨，風吹去路開。

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

翊聖太妃繼曰：

碧煙紅霧撲人衣，露宿黏苔百徑危。

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彩臉邊脂。

同尋僻徑思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

好把身心清靜處，角冠霞帔事希夷。

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

周回雲水游丹景，回輦真成眺上方。

晴日曉升金晃耀，寒泉夜落玉了當。

松梢月轉禽棲影，柏徑風牽麝食香。

虔六銖宜禱祝，惟期聖祚保遐昌。

翊聖繼曰：

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輅駐遙空。

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

武士盡排青障下，內人皆在講筵中。

我家帝子專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

順聖又題彭州平陽宮云：

尋真游勝境，巡禮到陽平。

水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

殿嚴孫氏貌，碑暗係師名。

夜月登壇醮，松風森碧聲。

翊聖繼曰：

雲浮翠輦廟陽平，真似駿鸞至上清。

風起半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

晚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

長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

順聖又題 州三學山坐夜看聖燈云：

虔禱游靈境，元妃夙志同。

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遼空。

泉漱雲根月，鐘敲檜杪風。

印金標聖跡，飛石顯神功。

滿望天涯極，臨西日腳紅。

猿來齋室上，僧集講筵中。

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

願成修偃事，社稷保延洪。

翊聖繼曰：

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

細雨濕不暗，好風吹更明。

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

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有情。

順聖又題天回云：

因尋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

即恨炳光看未足，卻驅金翠入龜城。

翊聖繼曰：

翠江亭近玉京，夢魂猶自戀青城。

比來出看江山景，盡被江山看出行。

議者以為翰林之事，非婦人女子之能，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團扇之辭，亦彰淫志。今徐氏逞乎妖志，餌自倖臣，假以風騷，庇其遊幸。取女史一時之美，為遊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師，遇蜀國有荒淫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游，君臣陵替之所致。於是亡一君，後主名衍，破一國蜀殺九子：彭王宗鼎，忠王宗賢，褒王宗紀，興王宗澤，汝王宗獻，雅王宗輅，資王宗霸，子承祧、承紀；誅十臣：王宗弼，王宗勛，李周輅，韓昭，景潤澄，宗先嗣，歐陽晃，王承伏，蕭懷武；殄滅萬家，流移百郡。其次六宮嬪御，坐紅綠於征途；十宅公主，碎金珠於逆旅。掖子虛之寶，無以比方。故興聖太子隨軍仁裕有詠後主出降詩曰：

蜀朝昏主出降時，銜壁牽羊例擊旗。

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個是男兒。
有蜀僧遠公有《傷廢國》詩曰：
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
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破家。
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暖謾開花。
兩朝帝業空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王衍

王衍，字化源，建幼子，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為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鐸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常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泛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制《水調銀漢曲》禽樂二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痛而卒。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於其中為長夜之飲，嬪御雜坐，舄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為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在、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乃相與諧謔嬉笑。衍命宮人李玉蕭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蕭歌即飲，請以玉蕭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

赫赫輝輝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
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

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為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服雲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璧陽之寵。四年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於娼家，飲於酒樓，索筆提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四月，流軍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覘其女有美色，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聽，遂取入宮。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父得罪，剪髮求贖。不許，乃自縊死。

五年三月，上巳宴昭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游浣花龍舟，彩舫十里綿。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晦冥，有白魚自江心躍出，變為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夕還宮。重陽宴群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琬《柳枝詞》曰：

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
何須更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
侍郎宋光傳詠賈曾詩曰：
吳王霸業恃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
不見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衍聞之不樂，於是罷宴。

咸康元年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制《甘州同》，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調建鑄像，及丈人觀。玄都觀、金華宮、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於石。次至彭州陽平、化溪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澤，又各賦詩。太后詩曰：

週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輒得行。
所恨風光看不足，卻驅金翠入龜城。
大妃詩曰：
翠驛江亭近帝京，夢魂猶是在青城。
比來看出江山景，卻被江山看出行。

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為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做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為淑妃，妹為貴妃，耕為驃騎大將軍。衍即位，冊貴妃為順聖太后，淑妃為翊聖太妃，兄延瓊，弟延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於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規正，至於失國，皆其致也。

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雲宮使魏王維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惶懼。衍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為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滿禹卿上疏，衍不納。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

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群鴉泊於旗桿上，其鳴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超延又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禱張惡子廟，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儀、宗勛、昱儼為三招討，以御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隨還。衍令斷桔柏津，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勛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芳，與三將同謀，納款於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於七里亭，衍入伎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金寶降唐。